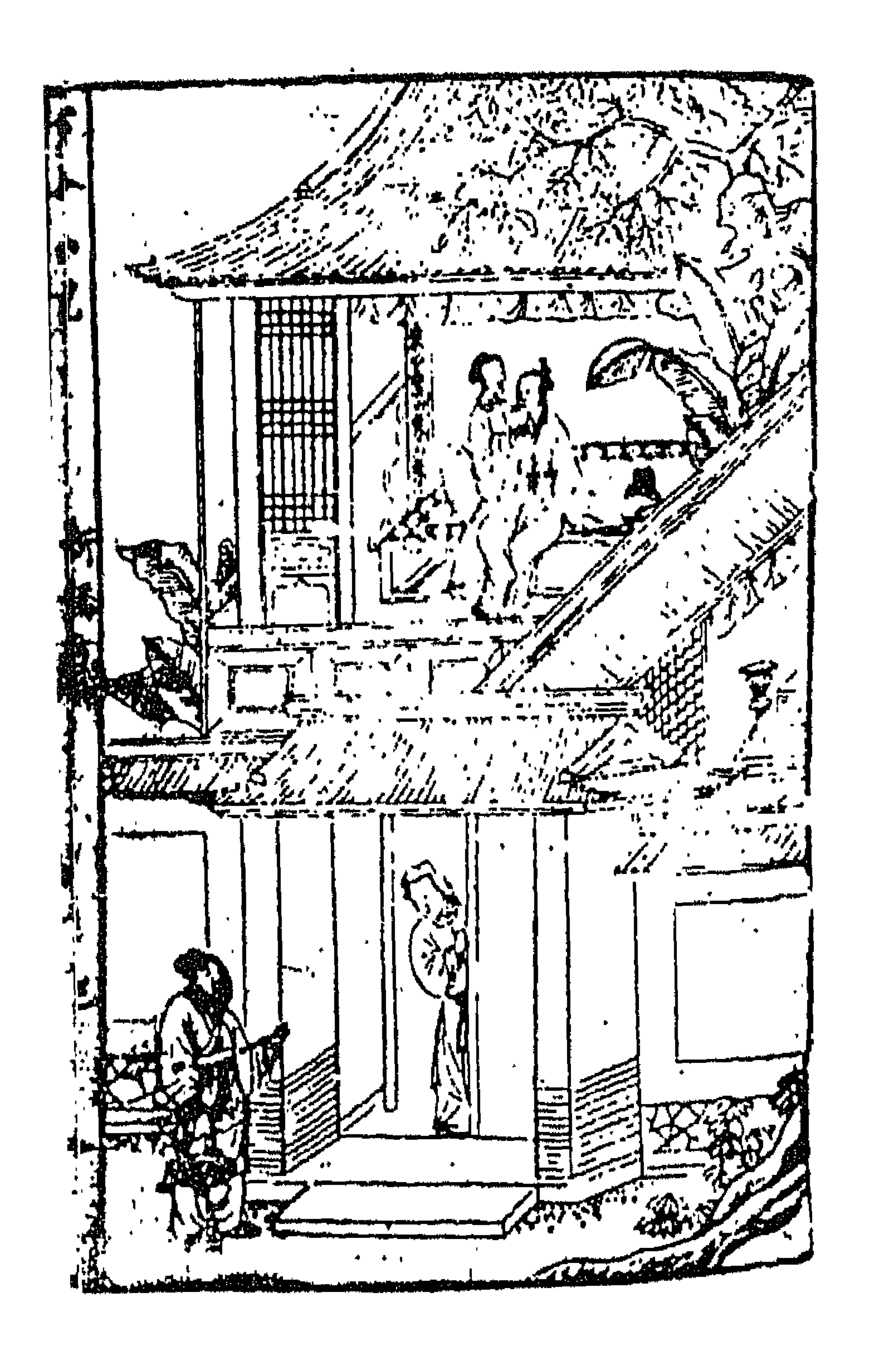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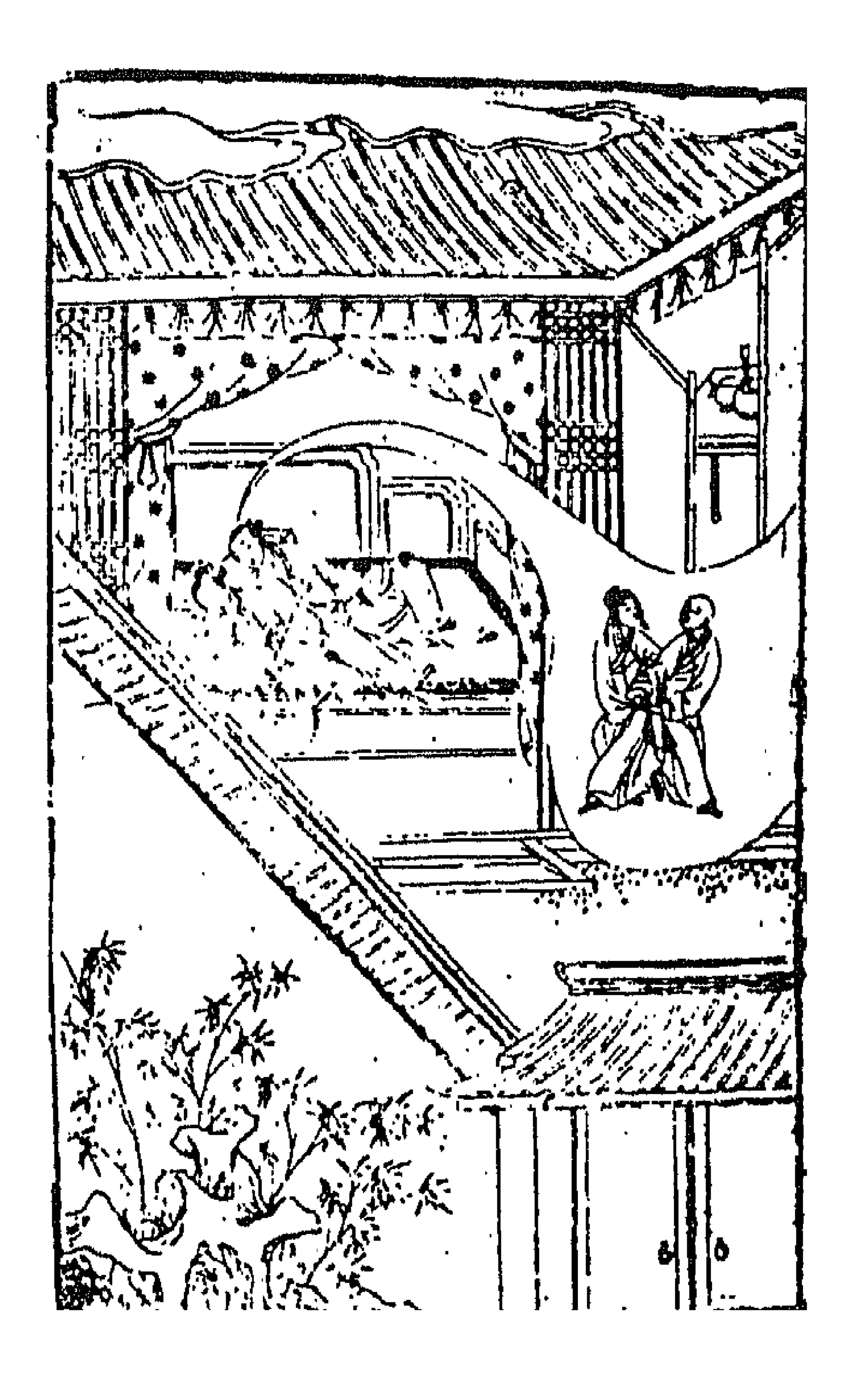
古今小說





第三卷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情寵嬌多不自由　驪山舉火戲諸侯
祇知一笑傾人國　不覺胡塵滿玉樓

這四句詩、是胡曾詠史詩、專道着昔日周幽王寵一個妃子、名曰褒姒、千方百計的媚他、因要取褒姒一笑、向驪山之上、把與諸侯爲號的烽火燒起來、諸侯只道幽王有難、都舉兵來救、及到幽王殿下、寂然無事、褒姒呵呵大笑、後來犬戎起兵來攻、諸侯皆不來。救、犬戎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又春秋時、有個陳靈

貪色忘身忘國可畏可慎可[illegible]

公私通於夏徵舒之母夏姬與其臣孔寧儀行父日夜往其家飲酒作樂徵舒心懷愧恨射殺靈公後來六朝時陳後主寵愛張麗華孔貴嬪自製後庭花曲婚美其色沉湎淫逸不理國事被隋兵所追無處躲藏遂同二妃投入井中為隋將韓擒虎所獲遂亡其國詩云

陳娛夏廐忽興戈　皆井猶聞玉樹歌
試看二陳同一律　從來亡國女戎多

當時隋煬帝也寵蕭妃之色要看揚州景用麻叔度為帥起天下民夫百萬開汴河一千餘里役死人夫

無數造鳳舫龍舸使宮女牽之兩岸樂聲聞千百里後被宇文化及造反江都斬煬帝於吳公臺下其國亦傾有詩爲証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干戈起　惆悵龍舟更不回

至於唐明皇寵愛楊貴妃之色春從春遊夜專夜寵誰想楊妃與安祿山私通綁抱祿山做孩兒一日雲雨方罷楊妃釵橫鬢亂被明皇撞見支吾過了明皇從此疑心將祿山除出在漁陽地面做節度使那祿山思戀楊妃舉兵反叛正是

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

那明皇無計奈何，只得帶取百官逃難，馬嵬山下兵變，逼死了楊妃，明皇直走到西蜀，虧了郭令公血戰數年，纔恢復得兩京。且如說這幾個官家，都只爲貪愛女色，致于亡國損軀。如今愚民小子，怎生不把色慾警戒。說話的，你說那戒色慾則甚？自家今日說一個青年子弟，只因不把色慾警戒，去戀着一個婦人，險些兒壞了堂堂六尺之軀，丟了潑天的家計，驚動新橋市上，變成一本風流說話。正是

好將前事錯　傳與後人知

說這宋朝臨安府去城十里地名湖墅出城五里地名新橋那市上有個富戶吳防禦、媽媽潘氏、止生一子、名喚吳山、娶妻余氏、生得四歲一個孩兒、防禦門首開個絲綿舖、家中放債積穀、果然是金銀滿篋米穀成倉、去新橋五里、地名灰橋市上、新造一所房屋令子吳山再撥主管幫扶、也好開一個舖家中收下的絲綿發到舖中賣與在城機戶、吳山生來聰俊粗知禮義幹事朴實、不好花哄、因此防禦不慮他在外邊閒理會、且說吳山每日蚤晨到舖中賣貨、天晚回家、這舖中房屋、只占得門面、裡頭房屋都是空的、忽

一日吳山在家有事、至晌午纔到鋪中、走進看時、只見屋後河邊泊着兩隻剝船、船上許多箱籠卓凳家伙、四五個人盡搬入空屋裡來、船上走起三個婦人、一個中年胖婦人、一個老婆子、一個小婦人、盡走入屋裡來、只因這婦人入屋、有分教吳山

身如五鼓銜山月　命似三更油盡燈

吳山問主管道、甚麼人、不問事由、擅自搬入我屋來、主管道、在城人家、爲因里役、一時間無處尋屋、央此間隣居范老來、說暫住兩三日便去、正欲報知、恰好官人自來、吳山正欲發怒、見那小娘子斂袂向前深

深的道個萬福告官人息怒非干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膽一時事急出於無奈不及先來宅上稟知望乞恕罪容住三四日尋了屋就搬去房金依例拜納吳山便放下臉來道既如此便多住些時也不妨請自穩便婦人說罷就去搬箱運籠吳山看得心痒也替他搬了幾件家火說話的你說吳山平生鲠直不好花哄因何見了這個婦人囬嗔作喜又替他搬家火你不知道吳山在家時被父母拘管得緊不容他閒走他是個聰明俊俏的人幹事活動又不是一個木頭的老實況且青春年少正是他的時節父母又不

在面前浮舖中見了這個美貌的婦人、如何不動心
那胖婦人與小婦人都道不勞官人用力、吳山道、在
此間住、就是自家一般、何必見外、彼此俱各歡喜、天
晚吳山回家、分付主管與裡面新搬來的說、寫紙房
契來與我、主管答應了、不在話下、且說吳山回到家
中、並不把搬來一事說與父母知覺、當夜心心念念、
想着那小婦人、次日早起、換身好衣服、打扮齊整、呼
個小廝壽童跟着、搖擺到店中來、正是

沒與店中賒得酒　命裏撞着有情人

吳山來到舖中、賣了一回貨、裡面走動的八老來接

若知你是良家

喫茶要納房錢吳山心下正要逕去恰好得八老來接便起身入去只見那小婦人笑容可掬接將出來萬福官人請裡面坐吳山到中間軒子內坐下那老婆子和胖婦人都來相見陪坐坐間止有三個婦人吳山動問道娘子高姓怎麽你家男兒漢不見一個胖婦人道拙夫姓韓與小兒在衙門跟官晚回官身不得相會坐了一回吳山低着頭瞧那小婦人這小婦人一雙俊俏眼覷着吳山道敢問官人青春多少吳山道虛度二十四歲拜問娘子青春小婦人道與官人一緣一會奴家也是二十四歲城中搬下

來、偶傑遇官人、又是同鄉、正是有緣千里能相會、那老婦人和胖婦人看見關目、推個事故起身去了、止有二人對坐、小婦人到把些風流話兒挑引吳山、吳山初然只道好人家容他住、不過砑光而已、誰想見面到來刮涎、幾曉得是不停當的、欲待轉身出去、那小婦人又走過來挨在身邊坐定、作嬌作痴、說道官人、你將頭上金簪子來借我看一看、吳山除下帽子、正欲拔時、被小婦人一手按住吳山頭髻、一手拔了金簪、就便起身道官人我和你去樓上說句話、一頭說、罷走上樓去了、吳山隨後跟上樓來討簪子、正是

由你奸似鬼　　也喫洗脚水

吳山走上樓來，叫道娘子，適去暨于家中有事，就要回去，婦人道，我與你是宿世姻緣，你不要推假，願諧枕席之懽，吳山道，行不得，倘被人知覺，却不好看，兄此間耳目較近，時要下樓，怎奈那婦人放出那萬種妖嬈，摟住吳山，倒在懷中，將尖尖玉手扯下吳山裙褲，情興如火，撩撩不住，携手上床，成其雲雨，霎時雲收雨散，兩個起來偎倚而坐，吳山且驚且喜，問道，姐姐，你叫做甚麽名字，婦人道，奴家排行第五，小字賽金，長大父母順口叫道金奴，敢問官人排行第幾，宅

因此暴前必然自是十情知不知自死里矣也

上做甚行業吳山道父母止生得我一身家中收絲放債新橋市上出名的財主此間門前鋪子是我自家開的金奴暗喜道今番纏得這個有錢的男兒也不枉了原來這人家是隱名的娼妓又叫做私窠子是不當官吃衣飯的家中別無生意只靠這一本帳那老婦人是胖婦人的娘金奴是胖婦人的女兒在先胖婦人也是好人家出來的因為丈夫無用闒闒不得已幹這般勾當金奴自小生得標致又識幾個字當時已自嫁與人去了只因在夫家不躲甚做出來發回娘家事有湊巧物有偶然此時胖婦人年紀

約近五旬，孤老來得少了，恰好得女兒來接代，也不當斷這樁行業，索性大做了，原在城中住，只爲這樣事，被人告發慌了，搬下來躲避，却恨吳山偶然撞在他手裡，圈套都安排停當，漏將人來，不由你不落水，怎地男兒漢不見一個，但看有人來，父子們都廻避過了，做成的規矩，這個婦人但貪他的，便着他的手，不止陷了一個漢子，當時金奴道，一時慌促搬來，缺少盤費，告官人，有銀子乞借應五兩，不可推故，吳山應允了，起身整了衣冠，金奴依先還了金簪兩個，下樓，依舊坐在軒子內，吳山自思道，我在此躭閣了，半

晌。處恐隣舍們譚論。又喫了一盃茶。金奴留喫午飯吳山道。我躭閣長久。不喫飯了。少間就送盤纏來與你。金奴道。午後特備一盃菜酒。官人不要見却。說罷吳山自出舖中。原來外邊近隣見吳山進去。那房屋却是兩間六椽的樓屋。金奴只占得一間做房。這邊一間就是絲舖。上面却是空的。有好事哥哥。見吳山半晌不出來。伏在這間空樓壁邊。入馬之時。都張見明白。比及吳山出來。坐在舖中。只見幾個隣人都來和哄道。吳小官人恭喜恭喜。吳山初時已自心疑他們知覺。次後見衆人來取笑。他通紅了臉皮。說道。好

沒來由、有甚麼喜賀、內中有原張見利是對門開雜
貨鋪的沈二郎、呼道、你兀自賴哩、按了金管一下、走上
樓去做甚麼、吳山被他一句說着了、頓口無言、推個
事故、起身便走、衆人攔住道、我們鬬分銀子與你作
賀、吳山也不顧衆說、使性子徑西走了去、到娘舅潘
家詞午飯喫了、踱到門前、向一個店家借過等子、將
身邊買絲銀子秤了二兩、放在袖中、又閑坐了一回、
捱到半晚、復到鋪中來、主管道、裡面徑的正在此請
官人喫酒、恰好八老出來道、官人你那里閑耍、教老
子沒處尋、家中特備菜酒、止請主管相陪、再無他客、

吳山就同主管走到軒子下、已安排齊整、無非魚肉酒果之類。吳山正席、金奴對坐、主管在旁、三人坐定、八老篩酒喫過幾盃、主管會意、只推要收舖中、脫身出來、吳山平日酒量淺、主管去了、開懷與金奴喫了十數盃、便覺有些醉來、將袖中銀子送與金奴便起身、挽了金奴手道、我有一句話和你說、這椿事、都有些不諧當、隣舍們都知了、來打和哄、倘或傳到我家去、父母知道怎生是好、此間人眼又緊、口嘴又歹、容不得人、倘有人不憤氣、在此飛磚擲瓦、安身不穩、姐姐、依着我口、尋個僻靜所在去住、我自常來看顧你、

金奴道說得是奴家就與母親商議說罷那老子又將兩盃茶來喫罷免不得又倣些乾生活吳山辭別動身囑付道我此去未來哩省得衆人口舌待你尋得所在八老來說知我來送你起身說罷吳山出來舖中分付主管說話一逕自回不在話下且說金奴送吳山去後天色已晚上樓卸了濃粧下樓來喫了晚飯將山所言移屋一節備細說與父母知道當夜各自安歇次早起來那婦人分付八老悄地打聽隣舍消息八老到門前站了一回踅到間壁糶米張大郎門前閒坐了一回只聽得這幾家隣舍指指搠搠

只說這事。入老回家。對這胖婦人說道。街坊上嘴舌不是養人的去處。胖婦人道因爲在城中被人打攪。無奈搬來。指望尋個好處安身久遠居住。誰想又撞這般的隣舍。說罷嘆了口氣。一面教老公去尋房子一面看隣舍動靜計較。却說吳山自那日回家。怕人嘴舌。瞞着父母只推身子不快。一向不到店中來。主管自行賣貨。金奴在家清閒不慣。入老又去招引舊時主顧。一般來走動。那幾家隣舍初然只曉得吳山行踏。次後見往來不絕。方曉得是個大做的。內中有生事的道我這裡都是好人家如何容得這等[illegible]

的在此住常言道近姦近殺倘若爭鋒起來致傷人命也要帶累隣舍說罷都早那八老聽得進去說令日隣舍們又如此如此說胖婦人聽得八老說了沒出氣處碾那老婆子道你七老八老怕兀誰不出去門前叫罵這短命多嘴的鴨黃兒婆子聽了果然就起身走到門前叫罵道那個多嘴賊鴨黃兒在這裡學放屁若還敢來應我的做這條老性命結識他那個人家沒親眷來往隣舍們聽得道這個賊做大的出精老狗不說自家幹這般沒理的事到來欺隣罵合開雜貨店沈二郎正要應那婆子中間又有守本

分豁勸道，且由他，不要與這半死的爭好歹，趕他起身，便了。婆子罵了幾聲，見無人來采他，也自入去，却說衆隣舍都來與主管說，是你沒分曉，容這等不明不白的人在這裡住，不說自家理短，反教老婆子叫罵隣舍，你耳內須聽得，我們都到你主家說與防禦知道，你身上也不好看。主管道，列位高隣息怒，不必說得，今晚就着他搬去。衆人說罷，自去了。主管當時到裡面對胖婦人說道，你們可快快尋個所在搬去，不要帶累我。看這般模樣，住也不秀氣。胖婦人道，不勞分付，拙夫已尋屋在城，只在旦晚就搬。說罷，主管

出來、胖婦人與金奴說道我們明蚤搬入城今日可
着八老悄地與吳小官說知、只莫教他父母知覺八
老領語、走到新橋市上吳防禦絲綿大舖、不敢逕進
只得站在對門人家簷下踅去、一眼只看着舖裡不
多時、只見吳山踱將出來、看見八老慌忙走過來、引
那老子離了自家門首、借一個織熟絹人家坐下、問
道八老有甚話說、八老道、家中五姐領官人尊命明
日搬入城去居住、特着老漢來與官人說知、吳山道、
如此最好、不知搬在城中何處、八老道搬在遊奕營
羊毛寨南橫橋街上、吳山就身邊取出一塊銀子、約

有二錢、送與入老道、你自將去買盃酒喫、明日晌午、
我自來送你家起身入老、收了銀子、作謝了、一逕自
回。且說吳山到次日巳牌時分、喚壽童跟隨出門、走
到歸錦橋邊南貨店裡、買了兩包乾果、與小廝拿着
來、一八橋市上鋪裡、主管相叫罷、將日逐賣絲的銀
子帳來算了一回、吳山起身入到裡面、與金奴母子
叙了寒溫、將壽童手中果子、身邊取出一封銀子、說
道這兩包粗果、送與姐姐泡茶、銀子三兩、權助假屋
之費、待你家過屋後、再來看你、金奴接了果子并銀
兩、母子兩個起身謝道、重蒙見惠、何以克當、吳山道

不必謝日後正要往來哩說罷起身看時箱籠家火已自都搬下船了金奴道官人去後幾時來看我吳山道只在三五日間便來相望金奴一家別了吳山當日搬入城去了正是

此處不留人　自有留人處

且說吳山原有害夏的病每過炎天時節身軀便覺疲倦形容清減此時正值六月初旬因此請個針灸醫人背後灸了幾穴火在家調養不到店內心下常常思念金奴爭奈灸瘡疼出門不得却說金奴從五月十七搬後在橫橋街上居住那條街上俱是營裡

軍家不好此事路又僻拗一向沒人走動廝婦人向
金奴道那日吳小官許下我們三五日間就來到今
一月緣何不見來走一遍若是他來必然也看覷我
們金奴道可着八老去灰橋市上鋪中探望他當時
八老去就出艮山門到灰橋市上絲鋪裡見主管八
老相見罷主管道阿公來有甚事八老道特來望吳
小官主管道官人灸火在家未痊向不到此八老道
主管若是回宅煩寄個信說老漢到此不遇八老也
不躭閣辭了主管便回家中回覆了金奴金奴道可
知不來原來灸火在家當日金奴與母親商議教八

老買兩個猪肚磨淨把糯米蓮肉灌在裡面安排爛熟次蚤金奴在房中磨墨揮筆拂開鸞箋寫封簡道

賤妾賽金再拜謹啓情郎吳小官人自別尊顏思慕之心未嘗少怠懸懸不忘於心向蒙期約妾倚門凝望不見降臨昨遣八老探拜不遇而回妾移居在此甚是荒涼聽聞貴恙灸火疼痛使妾坐臥不安空懷思憶不能代替謹具猪肚二枚少申問安之意幸希笑納情照不宣仲夏二十一日賤妾

賽金再拜

寫罷摺成簡子將紙封了猪肚裝在盒裡又用帕子

包了、都交付八老、叮囑道你到他家尋見吳小官、須索與他親收八老提了盒子、懷中揣着簡帖、出門逕往大街走出武林門直到新橋市上、吳防禦門首坐在街簷石上只見小厮壽童走出、看見叫道阿公、你那裡來、坐在這裡、八老扯壽童到人靜去處說我特來見你官人說話、我只在此等你可與我報與官人知道壽童應了、即轉身去不多時、只見吳山踱將出來入老慌忙作揖、官人且喜貴體康安吳山道、好阿公你盒子裡甚麽東西八老道五姐記掛官人灸火沒甚好物只安排得兩個猪肚、送來與官人哭吳山送

引那老子到個酒店樓上坐定問道你家搬在那裡好麼八老道甚是消索懷中將柬帖子遞與吳山吳山接柬在手拆開看畢依先摺了藏在袖中揭開盒子拿一個肚子教酒博士切做一盤分付盪兩壺酒來吳山道阿公你自在這裡喫我家去寫回字與你八老道官人請穩便吳山來到家裡臥房中悄悄的寫了回簡又秤五兩白銀復到酒店樓上又陪八老喫了幾盃酒八老道多謝官人好酒老漢喫不得了起身回去吳山遂取銀子并回柬說道這五兩銀子送與你家盤纏多多拜覆五姐過三兩日定來相望

八老收了銀簡、起身下樓、吳山送出酒店、却說八老走到家中、天晚入門、將銀簡都付與金奴收了、將簡拆開燈下看時寫道

山頓首字覆愛卿韓五娘粧次、向前會間、多蒙厚款、又且雲情雨意、枕蓆鍾情、無時少忘、所期正欲趨會、生因賤軀灸火、有失卿之盼望、又蒙遣人垂顧、無惠可口佳𣪊、不勝感感、二三日間、容當面會、白金五兩、權表微情、伏乞收入、吳山再拜

看簡畢、金奴母子得了五兩銀子、千懽萬喜、不在話下、且說吳山在酒店裡、捱到天晚、拿了一個猪肚、俏

地裡到自臥房對渾家說難得一個親戚一
炙火今日送兩個熟肚與我在外和朋友喫了一個
拿一個回來與你喫渾家道你明日也用作謝他當
晚吳山將肚子與妻在房喫了全不敢父母知覺過
了兩日第三日是六月二十四日吳山起來告父母
道孩兒一向不到鋪中喜得今日好了去走一遭況
在城神堂巷有幾家機戶賒帳要討入城便回防與
道你去不可勞碌吳山辭父討一乘兜轎擡了小厮
壽童打傘跟隨只因吳山要進城有分教金奴撥送
他性命正是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裡教君骨髓枯

吳山上轎，不覺登到灰橋市上，下轎進鋪，主管相見。吳山一心只在金奴身上，少坐便起身分付主管：我入城收拾幾戶賒帳，回來算你日逐賣帳。主管明知到此處去，只不敢阻，但勸官人貴躰新痊，不可別處閒走，空受疼痛。吳山不聽，上轎預先分付轎夫逕進艮山門，迤邐到羊毛寨南橫橋尋問湖市搬來韓家，旁人指說藥舖間壁就是。吳山來到門首下轎，壽童敲門，裡面八老出來開門，見了吳山，慌入去說知。吳

山進門，金奴母子兩個堆下笑來迎接，說道貴人難，見面，今日甚風吹得到此，吳山與金奴母子相唱罷，到裡面坐定，喫茶，金奴道官人認認奴家房裡吳山同金奴到樓上房中，正所謂

合意友來情不厭　知心人至話相投

金奴與吳山在樓上，如魚得水，似漆投膠，兩個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少不得安排酒殽，八老搬上樓來，擺過鏡架，就擺在梳粧桌上，八老下來，金奴討酒，纔敢上去，兩個並坐，金奴篩酒一盃，雙手敬與吳山道，官人，從火妾心無時不念，吳山接酒在手道，小生

到此塲有主意的方是真雄或曰是真痴不必到此地余笑曰散不留留

爲因灸火，有失期約，酒盡也。飾一盃回敬與金奴喫過十數盃，二人情興如火，免不得再把舊情一叙，交歡之際，無限恩情。事畢起來洗手，更酌又飲數盃，醉眼朦朧，餘興未盡。吳山因灸火在家，一月不曾行事，見了金奴，如何這一次便罷，吳山合當死，魂靈都被金奴引散亂了，情興復發，又弄一火，正是

爽口物多終作疾　快心事過必爲殃

吳山重復自覺神思散亂，身體困倦，打熬不過，飯也不喫，倒身在床上睡了。金奴見吳山睡着，走下樓到外邊說與賴夫道：官人喫了幾盃酒，睡在樓上，二位

太保寬坐等一等，不要催促。轎夫道：小人不敢來催。
金奴分付畢，走上樓來，也睡在吳山身邊。且說吳山
在床上方合眼，只聽得有人叫吳小官好睡，連叫數
聲，吳山醉眼看見一個胖大和尚，身披一領舊褊衫，
赤脚穿雙僧鞋，腰繫着一條黃絲縧，對着吳山打個
問訊。吳山跳起來還禮道：師父上剎何處，因甚喚我。
和尚道：貧僧是桑棗園寺水月住持，因爲死了徒弟，
特來勸化官人。貧僧看官人相貌生得福薄，無緣受
享榮華，只好受些清淡，棄俗出家，與我做個徒弟。吳
山道：和尚好沒分曉，我父母半百之年，止生得我一

人成家接代創立門風如何出家和尚道你只好出家若還貪享榮華卽當命夭侵貪僧口跟我去罷吳山道亂話此間是婦人臥房你是出家人到此何幹那和尚睜着兩眼叫道你跟我去也不吳山道你這禿驢好沒道理只顧來纏我做甚和尚大怒扯了吳山便走到樓梯邊吳山叫起屈來被和尚盡力一推望樓梯下面倒撞下來撒然驚覺一身冷汗開眼時金奴還睡未醒原來做一塲夢覺得有些恍惚爬起坐在床上呆了半晌金奴也醒來道官人好睡難得你來且敬了明發去罷吳山道家中父母記掛我要

此偕意天然都是夢景

回去別日再來望你金奴起身分付安排點心與吳山道我身子不快不要點心金奴見吳山臉色不好不敢相留吳山整了衣冠下樓辭了金奴母子急急上轎天色已晚吳山在轎思量白日裡做場夢甚是作怪又驚又憂肚裡漸覺疼起來在轎過活不得巴不得到家分付轎夫快走捱到自家門首肚疼不可忍跳下轎來走入裡面逕奔樓上坐在馬桶上疼一陣撒一陣撒出來都是血水半晌方上床頭眩眼花倒在床上四肢倦怠百骨酸疼大底是本身元氣微薄況又色慾過度防禦見吳山面青失色奔上樓來慌

私窩不死病

了一驚，道孩兒因甚這般模樣，吳山應道因在樓戶人家多喫了幾盃酒，就在他家睡一覺，醒來熱渴，又喫了一碗冷水，身躰便覺拘急，如今作起瀉來，說未了，咬牙寒禁，渾身冷汗如雨，身如炭火一般，防禦慌急下樓，請醫來看，道脉氣將絶，此病難醫，再三哀懇太醫乞用心救取，醫人道此病非干泄瀉之事，乃是色慾過度，耗散元氣，爲脫陽之症，多是不好，我用一帖藥，與他扶助元氣，若是服藥後熱退脉起，則有生意，醫人撮了藥自去，父母再三盤問吳山，但搖頭不語，將及初更，吳山服了藥，伏枕而臥，忽見日間和尚

又來立在床邊叫道吳山你強熬做甚不如早隨我去吳山道你快去你來纏我那和尚不由分說將身上黃絲縧縛在吳山項上扯了便走吳山攀住床檔大叫一聲驚醒又是一夢開眼看時父母渾家皆在面前父母問道我兒因甚驚覺吳山自覺神思散亂料捱不過只得將金奴之事并夢見和尚都說與父母知道說罷哽哽咽咽哭將起來父母渾家盡皆淚下防禦見吳山病勢危篤不敢埋怨他但把言語來寬解吳山與父母說罷昏暈數次復甦泣謂渾家道你可善侍公姑好看幼子絲行資本儘彀盤費渾家

哭道且寬心調理不要多慮吳山嘆了氣一口喚丫
環扶起對父母說道孩兒不能復生矣爹娘空養了
我這個忤逆子也是年災命危逢着這個冤家今日
雖悔噬臍何及傳與少年子弟不要學我幹這等非
爲的事害了自己性命男子六尺之軀實是難得要
貪花戀色的將我來做個樣孩兒死後將身屍丟在
水中方可謝拋妻棄子不養父母之罪言訖方纔合
眼和尚又在面前吳山哀告我師我與你有甚冤仇
不肯放捨我和尚道貪僧只因犯了色戒死在彼處
又룉尋不得脫離鬼道向日偶見官人白晝交歡

你一時心動欲要官人做個陰魂之伴言罷而去吳山醒來將這話對父母說知吳防禦道原來彼寃魂來纏慌忙在門外街上焚香點燭擺列羹飯望空拜告慈悲放捨我兒生命親到彼處設醮追拔祝畢燒化紙錢防禦回到樓上天晚只見吳山朝着裡床睡着猛然番身坐將起來睜着眼道防禦我犯如來色戒在羊毛寨裡尋了自盡你兒子也來那裡淫慾不免把我前日的事陡然想起要你兒子做個替頭不然求他超度適纔承你羹飯紙錢許我薦拔我放捨了你的兒子不在此作祟我還去羊毛寨裡等你

超拔君得脫生，永不來了。說話方畢，吳山雙手合掌作禮，灑然而覺，顏色復舊，渾家摸他身上，已住了熱，起身下床，解手，又不瀉了。一家歡喜，復請原日醫者來看，說道六脈已復，有可救生路，撮下了藥，調理數日，漸漸好了。防禦請了幾衆僧人，在金奴家做了一晝夜道場，只見金奴一家做夢，見個胖和尚拿了一條拄杖去了。吳山將息半年，依舊在新橋市上生理。一日與主管說起舊事，不覺追悔，道人生在世，切莫爲昧己勾當，眞個明有人非，幽有鬼責，險些兒丟了一條性命。從此改過前非，再不在金奴家去，親隣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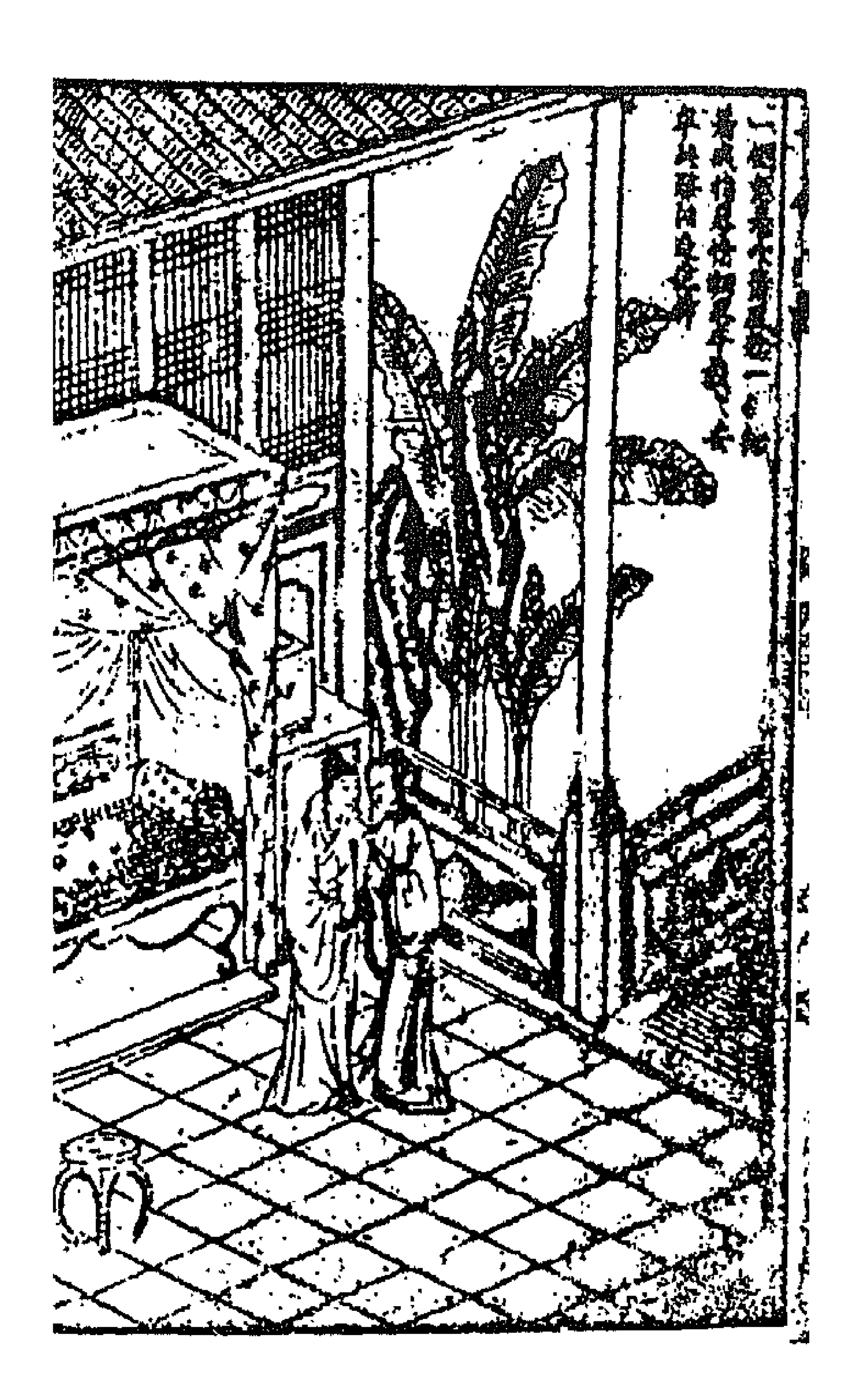
閒人造化

[illegible]

知道的無不欽敬正是

痴心做處人人愛　冷眼覷時個個嫌
覷破關頭邪念息　一生出處自安恬





第四卷

閑雲菴阮三償冤債

好姻緣是惡姻緣　莫怨他人莫怨天
但願向平婚嫁早　安然無事度餘年

這四句奉勸做人家的早些畢了兒女之債常言道男大須婚女大須嫁不婚不嫁弄出醜吒多少有女兒的人家只管要揀門擇戶扳高嫌低擔悞了婚姻日子情竇開了誰熬得住男子便去偷情鬪院女兒家拿不定定盤星也要走差了道兒那時悔之何及則今日說箇大大官府家住西京河南府梧桐街兎

演巷姓陳名太常自是小小出身累官至殿前太尉之職年將半百娶妾無子止生一女叫名玉蘭那女孩兒生於貴室長在深閨青春二八真有如花之容似月之貌況描繡針線件件精通琴棋書畫無所不曉那陳太常常與夫人說我位至大臣家私萬貫止生得這箇女兒況有才貌若不尋箇名目相稱的對頭枉居朝中大臣之位便與官媒婆分付道我家小姐年長要選良姻須是三般全的方可來說一要當朝將相之子二要才貌相當三要名登黃甲有此三者立贅為婿如少一件枉自勞力因此往往選擇或

有登科及第的又是小可出身武門當戶對又無科
第及至兩事俱全年貌又不相稱了以此蹉跎下去
光陰似箭玉蘭小姐不覺一十九歲了尚沒人家聘
值正和二年上元令節國家有旨慶賞元宵五鳳樓
前架起鰲山一座滿地華燈喧天鑼鼓自正月初五
日起至二十日止禁城不閉國家與民同樂怎見得
有隻詞兒名瑞鶴仙單道着上元佳景

瑞煙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桂華滿
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毬燦
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堪羨綺羅叢

裏蘭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煖花影亂笑聲喧鬧蛾兒滿地成團打塊簇着冠兒鬭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

只爲這元宵佳節處處觀燈家家取樂引出一段風流的事來話說這兔演巷內有箇年少才郎姓阮名華排行第三喚做阮三郎他哥哥阮大與父親專在兩京商販阮二專一管家那阮三年方二九一貌非俗詩詞歌賦般般皆曉篤好吹簫結交幾箇豪家子弟每日向歌館娼樓留連風月時遇上元燈夜知會幾箇弟兄來家笙簫彈唱歌笑賞燈這夥子弟在阮

三家吹唱到三更方散。阮三送出門，見行人稀少，靜夜月明如晝，向衆人說道：「恁般良夜，何忍便睡？再舉一曲何如？」衆人依允，就在階沿石上向月而坐，取出笙簫象板，口吐清音，嗚嗚咽咽的又吹唱起來。正是：

隔墻須有耳，牕外豈無人。

那阮三家正與陳太尉對衙。衙內小姐玉蘭，歡要賞燈，將次要去歇息，忽聽得街上樂聲縹緲，響徹雲際，料得夜深衆人都睡了，忙喚梅香，輕移蓮步，直至大門邊，聽了一回，情不能已。有個心腹的梅香，名曰碧雲。小姐低低分付道：「你替我去街上看甚人吹唱。」梅

香巴不得趨承小姐聽得使喚這事輕輕地走到街邊認得是對鄰子弟忙轉身入內回復小姐道對鄰阮三官與幾箇相識在他門首吹唱那小姐半晌之間口中不道心下思量數日前我爹爹說阮三點報朝中駙馬因使用不到退回家中想就是此人了才說必然出衆又聽了一箇更次各人分頭散去小姐回轉香房一夜不曾合眼心心念念只想着阮三我若嫁得恁般風流子弟也不枉一生夫婦怎生得會他一面也好正是

鄰女乍萌竊玉意　文君早亂聽琴心

且說次日天曉阮三同幾箇子弟到禾稲寺中遊玩見燒香的士女佳人來往不絕自覺心性蕩漾到晚回家仍集昨夜子弟吹唱消遣每夜如此迤邐至二十日這一夜衆子弟們各有事故不到阮三家裏阮三獨坐無聊偶在門側臨街小軒內拿壁間紫玉鸞簫手中按着宮商角徵羽將時樣新詞曲調清清地吹起吹不了半隻曲兒忽見箇侍女推門而入深深地向前道箇萬福阮三停簫問道你是誰家的姐姐丫鬟道賤妾碧雲是對鄰陳衙小姐貼身伏侍的小姐私慕官人特地着奴請官人一見那阮三心下思

量道他是箇官宦人家守閤耳目不少進去易出來難被人瞧見盤問時將何回答卻不枉受淩辱當下回言道多多上復小姐悄出入不便不好進來碧雲轉身回復小姐小姐想起夜來音韻標格一時間春心撞動便將手指上一箇金鑲寶石戒指兒褪將下來付與碧雲分付道你替我將這件物事寄與院三郎將帶他來見我一見萬不妨事碧雲接得在手一心忙似箭兩脚走如飛慌忙來到小軒院三官還在那裡碧雲手兒內托出這箇物來致了小姐之意院三口中不道心下思量我有此物為證又有梅香引

路何怕他人隨即與碧雲前後而行到二門外小姐先在門傍守候覷着阮三目不轉睛阮三看得女子也十分仔細正欲交言門外吆喝道太尉回府小姐慌忙迴避歸房阮三郎火速回家自此把那戒指兒緊緊的戴在左手指上想那小姐的容貌一時難捨只恨閨閣深沉難通音信或在家或出外但是看那戒指兒心中十分慘切無由再見追憶不已那阮三雖不比宦家子弟亦是富室伶俐的才郎則是但思日久漸覺四肢羸瘦以致廢寢忘食忽經兩月有餘懨懨成病父母再三嚴問並不肯直說正是

口含黃栢味　　有苦自家知

却說有一箇與阮三一般的豪家子弟姓張名遠素與阮三交厚聞得阮三有病月餘心中懸掛一日早到阮三家內詢問起居阮三在臥榻上聽得堂中有似張遠的聲音喚僕邀入房內張遠看着阮三面黃肌瘦咳嗽吐痰心中好生不忍嗟歎不已坐向榻床上去問道阿哥數日不見怎麼染着這般晦氣你害的是甚麼病阮三只搖頭不語張遠道阿哥借你手我看看脈息阮三一時失於計較便將左手搭起與張遠察脈張遠按着寸關尺正看脈間一眼瞧見那

阮三手指上戴着箇金鑲寶石的戒指張遠口中不說心下思量他這等害病還戴着這箇東西况又不是男子之物必定是婦人的表記料得這病根從此而起也不請脉理便道阿哥你手上戒指從何而來恁般病症不是當耍我與你相交數年重承不棄日常心腹各不相瞞我知你心你知我意你可實對我說阮三見張遠猜到八九分的地步况兼是心腹朋友只得將來歷因依盡行說了張遠道阿哥他雖是箇宦家的小姐若無這箇表記便對面相逢未知他肯與不肯既有這物事心下已允猜阿哥將息貴體

稍健旺時在小弟身上想個計策與你成就此事阮三道賊忿只為那事而起若要我病好只求早圖良策枕邊取出兩錠銀子付與張遠道倘有使用莫惜小費張遠接了銀子道容小弟從容計較有些好音却來奉報你可寬心保重張遠作別出門到陳太尉衙前站了兩個時辰內外出入人多並無相識張遠悶悶而回次日又來觀望絕無機會心下想道這事難以啟齒除非得他侍香碧雲出來纔可通信看看到晚只見一個人捧着兩個磁瓶從衙裏出來叫喚道門上那個走差的閑在那里奶奶着你將這兩瓶

會如此用心方是好友

閑得好

小菜送與開雲菴王師父去張遠聽得了便想道這
閑雲菴王尼姑我平昔相認的奶奶送他小菜一定
與陳衙內往來情熟他這般人出入內裏極好傳消
遞息何不去尋他商議又過了一夜到次早取了兩
錠銀子逕投開雲菴來這菴兒雖小其實幽雅怎見
得有詩為證

短短橫墻小小亭　半簷疎玉响玲玲
塵飛不到人長靜　一篆爐煙兩卷經

菴內尼姑姓王名守長他原是箇收心的弟子因師
棄世日近不曾接得徒弟止有兩箇燒香上竈燒火

的丫頭專一向富貴人家布施佛殿後新塑下觀音
文殊普賢三尊法像中間觀音一尊虧了陳太尉夫
人發心喜捨粧金完了缺那兩尊未有施主這日正
出菴門恰好遇着張遠尼姑道張大官何往張遠答
道特來尼姑回身請進邀入菴堂中坐定茶罷張遠
問道適間師父要往那里去尼姑道多蒙陳太尉家
奶奶布施完了觀音聖像不曾去回復他昨日又承
他差人送些小菜來看我作意備些薄禮來日到他
府中作謝後來那兩尊還要他大出手哩因家中少
替力的人買幾件小東西也只得自身奔走張遠心

袁氏做山人必妙算的革來

下想道又好箇機會便向尼姑道師父我有箇心腹朋友是箇富家這二尊聖像就要他獨造也是容易只要煩師父幹一件事張遠在袖兒裏摸出兩錠銀子放在香卓上道這銀子權當開手事若成就蓋菴蓋殿隨師父的意那尼姑貪財見了這兩錠細絲白銀眉花眼笑道大官人你相識是誰委我幹甚事來張遠道師父這事是件機密事除是你幹得況是順便可與你到密室說知說罷就把二錠銀子納入尼姑袖裏尼姑半推不推收了二人進一箇小軒內作揖前坐下張遠道師父我那心腹朋友阮三官於今

歲正月間蒙陳太尉小姐使梅香寄箇表記來與他至今無由相會明日師父到陳府中去見奶奶乘這箇便倘到小姐房中善用一言約到菴中與他一見便是師父用心之處尼姑沉吟半晌便道此事未敢輕許待會見小姐看其動靜再作計較你且說甚麼表記張遠道是箇嵌寶金戒指尼姑道借過這戒指兒來暫時自有計較張遠見尼姑收了銀子又不推辭心中大喜當時作別便到阮三家來要了他的金戒指連夜送到尼姑處了却說尼姑在牀上想了半夜次日天曉起來梳洗畢將戒指戴在左手上收拾

禮盒着女童挑了、逶遲來到隙衙直至後堂歇了、夫人一見便道出家人如何煩你壞鈔、尼姑稽首道向蒙奶奶布施、今觀音聖像已完、山門有幸、貧僧正要來回覆奶奶、昨日又蒙厚賜、感謝不盡、夫人道我見你說沒有好小菜喫粥、恰好江南一位官人送得這幾甕瓜菜來、我分兩甕與你、這些小東西、也謝什麼、尼姑合掌道阿彌陀佛、滴水難消、雖是我們家口喫十方、難說是應該的、夫人道這聖像完了中間一尊、也就好看了、那兩尊以次而來、少不得還要助些工費、尼姑道全仗奶奶做個大功德、今生恁般富貴也

是前世布施上修來的，如今再修去時，那一世還你榮華受用。夫人教丫鬟收了禮盒，就分付廚下辦齋，留尼姑過午。少間夫人與尼姑喫齋，小姐也坐在側邊相陪。齋罷，尼姑開言道：「貧僧斗膽，還有句話相告。小菴聖像新完，涓選四月初八日我佛誕辰，啟建道場，開佛光明，特請奶奶小姐光降隨喜，光輝山門則箇。」夫人道：「老身定來拜佛，只是小姐怎麼來得？」那尼姑眉頭一蹙，計上心來，道：「前月壞腹，至今未好，借解一解。」那小姐因爲牽掛阮三，心中正悶，無處可解情懷，忽聞尼姑相請，喜不自勝，正要行動，仍聽夫人有

姐巴不得與那尼姑私下計較，因見尼姑要解手，便道奴家陪你進房，兩個商至閨室，正是

背地商量無好話　私房計較有奸情

尼姑坐在觸桶上道，小姐你到初八日同奶奶到我小菴覷一覷若何，小姐道我巴不得來，只怕爹媽不肯，尼姑道若是小姐堅意要去，奶奶也難固執，奶奶若肯時不怕太尉不容，尼姑一頭說話，一頭去拿揩紙，故意露出手指上那箇寶石嵌的金戒指來，小姐見了大驚，便問道這箇戒指那里來的，尼姑道兩月前有箇俊雅的小官人進菴看粧觀音聖像，手中褪

下這箇戒指兒來帶在菩薩手指上禱祝道今生不遂來生願願得來生逢這人半日間對着那聖像潸然揮淚被我再四嚴問他道只要你替我訪這戒指的對兒我自有話說小姐見說了意中之事滿面通紅停了一會忍不住又問道那小官人姓甚常到你菴中麼尼姑回道那官人姓阮不時來菴閒觀遊玩小姐道奴家有箇戒指與他到是一對說罷連忙開了粧奩取出箇嵌寶戒指遞與尼姑尼姑將兩箇戒指比看果然無異笑將起來小姐道你笑什麼尼姑道我笑這箇小官人癡癡的只要尋這戒指的對兒

如今對到尋着了不知有何話說小姐道師父我要說了半何又住了口尼姑道我們出家人第一口緊小姐有話不妨分付小姐道師父我要會那官人一面不知可見得麽尼姑道那官人求神禱佛一定也是爲着小姐了要見不難只在四月初八這一日管你相會小姐道便是爹媽容奴去時母親在前怎得方便尼姑附耳低言道到那日來我菴中備齋罷閒坐便可推睡此事就諧了小姐點頭會意便將自己的戒指都捨與尼姑尼姑道這金子好把做妝佛用保小姐百事稱心說罷兩箇走出房來夫人接着問

道你兩箇在房裏多時說甚麼樣話驚得那尼姑心頭一跳忙答道小姐因問我浴佛的故事以此講說這一响又道小姐也要瞻禮佛像奶奶對太尉老爺說聲至期專望同臨夫人送出廳前尼姑深深作謝而去正是

慣使牢籠計　　安排年少人

再說尼姑出了太尉衙門將了小姐捨的金戒指兒一道逕到張遠家來張遠在門首伺候多時了遠遠地望見尼姑口中不道心下思量衆下耳目衆多怎麽言得此事提起脚兒擫忙迎上一步道煩師父回

菴夫隨即就到尼姑回身轉巷張遠穿僻巷尋菴與尼姑相見邀入松軒從頭細話將一對戒指兒度與張遠張遠看見道若非師父其實難成阮三官還有重重相謝張遠轉身就去回復阮三阮三又收了一個戒指做手帶着歡喜自不必說至四月初七日尼姑又自到陳衙邀請說道因夫人小姐光臨各位施主人家貧僧都預先回了明日更無別人千萬早降夫人已自被小姐朝暮聒絮的要去拜佛只得允了那晚張遠先去期約阮三到黃昏人靜悄悄地用一乘女轎擡到菴裏尼姑接入尋個窩窩凹凹的房兒將

阮三安頓了，分明正是

猪羊送屠户之家　一脚脚來尋死路

尼姑睡到五更時分，喚女童起來，佛前燒香點燭，厨下準備齋供，天明便去備，那采畫匠來與聖像開了光明，早齋就打發去了。少時，陳太尉女眷到來，怕不穩便，單留同輩女僧在殿上做功德，講經將次到巳牌時分，夫人與小姐兩箇轎兒來了，尼姑忙出迎接，邀入方丈，茶罷，去殿前殿後拈香禮拜，夫人見旁無雜人，心下歡喜，尼姑請到小軒中寬坐，那夥隨從的男女，各有箇坐處，尼姑支分完了，來陪夫人小姐閒

後行走覩看了一回纔回到軒中寘聲罷夫人見小姐飯食稀少洋洋瞑目作睡夫人道孩兒你今日想是起得早了些尼姑慌忙道告奶奶我菴中絕無閒雜之輩便是志誠老實的女娘們也不許他進我的房內小姐去我房中拴上房門睡一睡自取箇穩便等奶奶閒步一步你們幾年何月來走得一遭夫人道孩兒你這般困倦不如在師父房內睡睡小姐依了母命走進房內剛拴上門只見阮三從牀背後走出來看了小姐深深的作揖道姐姐候之久矣小姐慌忙捻手低低道莫要則聲阮三倒褪幾步候小

四三話死。是這等的死者得王□心足

姐近前兩手相挽，轉過牀背後，開了側門，又到一箇去處，小巧漆卓藤牀，隔斷了外人耳目，兩人摟做一團，說了幾句情話，雙雙解帶，好似渴龍見水，這場雲雨，其實暢快，有西江月為證

一箇想着吹簫風韻，一箇想着戒指恩情，相思半載欠安寧，此際相逢僥倖，一箇難辭病體，一箇敢惜童身，枕邊吁喘不停聲，還嫌道歡娛俄頃

原來阮三是箇病久的人，因為這女子七情所傷，身子虛弱，這一時相逢，情興酷濃，不顧了性命，那女子想起日前要會不能，今日得見，倒身奉承，盡情取樂

不料樂極悲生為好成歉一陽失去片時氣斷丹田七魄分飛頃刻魂歸陰府正所謂

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旦夕禍福

小姐見阮三伏在身上寂然不動用雙手兒接定郎腰吐出丁香送郎口中只見牙關緊咬難開摸着遍身氷冷驚慌了雲雨嬌娘頂門上不見了三魂脚底下蕩散了七魄番身推在裏牀起來忙穿襟襖帶轉了側門走出前房喘息未定怕娘來喚戰戰兢兢向粧臺重整花鈿對鸞鏡再勻粉黛恰纔整理完備早聽得房外夫人聲喚小姐慌忙開門夫人道孩兒殷

上功德也散了，你睡纔醒。小姐道：我睡了半晌，在這里整頭面，正要出來和你回衙去。夫人道：轎夫伺候多時了。小姐與夫人謝了尼姑，上轎回衙去不題。且說尼姑王守長送了夫人起身，回到菴中，廚房裏洗了盤碗器皿，佛殿上收了香火供食，一應都收拾已畢。只見那張遠同阮二哥進菴與尼姑相見了，稱謝不已，問道：我家三官今在那里？尼姑道：還在我裏頭房裏睡着。尼姑便引阮二與張遠開了側房門，來臥牀邊叫道：三哥，你恁的好睡，還未醒。連叫數次不應。阮二用手推也不動，口鼻全無氣息。仔細看時，嗚呼

哀哉了阮二哭了一驚便道師父怎地把我兄弟壞了性命這事不得乾淨尼姑慌道小姐哭了午齋便推要睡就入房內約有兩箇時辰殿上功德完了老夫人叫醒來恰纔去得不多時我只道睡着豈知有此事阮二道說便是這般說却是怎了尼姑道阮二官今日幸得張大官在此向蒙張大官分付實望你家做檀越施主因此用心終不成要害你兄弟性命張大官今日之事却是你來尋我非是我來尋你告到官司你也不好我也不好向日蒙施銀二錠一錠我用去了止存一錠不敢留用將來與三官人湊買

棺木盛殮只說在菴養病不料死了說罷將出這錠銀子放在卓上道你二位憑你怎麽處置張遠與阮二默默無言呆了半晌阮二道且去買了棺木來再議張遠收了銀子與阮二同出菴門邐迤路上行着張遠道二哥這箇事本不干尼姑事三哥是箇病弱的人想是與女子交會用過了力氣陽氣一脫就是死的我也只爲令弟面上情分好況令弟前日在牀前再四叮嚀央浼不過只得替他幹這件事阮二回言道我論此事人心天理也不干着那尼姑事亦不干你事只是我這小官人年命如此神作禍作作出

這場事來我心裏也道罷了，只愁大哥與老官人回來怎暢怎的了，連晚與張遠買了一口棺木擡進菴裏盛殮了，就放在西廊下，只等阮員外大哥回來定奪，正是

酒到散筵歡趣少　人逢失意歎聲多

忽一日阮員外同大官人商販回家，與阮君相見，合家歡喜，員外動問三兒病症，阮二只得將前後事情，細細訴說了一遍，老員外聽得說三郎死了，放聲大哭了一場，要寫起詞狀，與陳太尉女兒索命，你家賤人來惹我的兒子，阮大阮二再四勸道，爹爹這箇事，

想論來都是兄弟作出來的事以致送了性命今日爹爹與陳家討命一則勢力不敵二則非干太尉之事勉勸老員外選箇日子就巷內修建佛事送出郊外安厝了却說陳小姐自從閒雲菴歸後過了月餘常常惡心氣悶心內思酸一連三箇月經脈不舉醫者用行經順氣之藥如何得應夫人瞞地問道孩兒你莫是與那箇成這等事麼可對我實說小姐曉得事露了沒奈何只得與夫人實說夫人聽得呆了道你爹爹只要尋箇有名目的木郎贅你養老送終今日弄出這醜事如何是好只怕你爹爹得知這事怎

生奈何小姐道母親事已如此孩兒只是一死別無
計較夫人心內又惱又悶看看天晚陳太尉回衙見
夫人面帶憂容問道夫人今日何故不樂夫人回道
我有一件事惱心太尉便問有甚麽事惱心夫人見
問不過只得將情一一訴出太尉不聽說萬事俱休
聽得說了怒從心上起道你做母的不能看管孩兒
要你做甚急得夫人閃淚汪汪不敢回對太尉左思
右想一夜無寐天曉出外理事回衙與夫人計議我
今日用得買賣做了如官府去我女孩兒又出醜我
府門又不好看只得與女孩兒商量作何理會女兒

撲簌簌弔下淚來低頭不語半晌間扯母親於背靜處說道當原是兒的不是坑了阮三郎的性命欲要尋箇死又有三箇月遺腹在身若不尋死又恐人笑一頭哭着一頭說莫若等待十箇月滿足生得一男半女也不絕了阮三後代也是當日相愛情分婦人從一而終雖是一時苟合亦是一日夫妻我斷然再不嫁人若天可憐見生得一箇男子守他長大送還阮家完了夫妻之情那時尋箇自盡以贖玷辱父母之罪夫人將此話說與太尉知道太尉只歎了一口氣也無奈何暗暗着人請阮員外來家計議說道當

可憐

初是我閨門不謹以致小女背後做出天大事來苦了你兒子性命如今也休題了但我女兒已有三箇月遺腹如何出活如今只說我女曾許嫁你兒子後來在閑雲菴相遇爲想我女成病幾死因而彼此私情應他日生得一男半女猶有許嫁情由還好看相阮員外依允從此就與太尉兩家來往十月滿足阮員外一般遣禮催生果然生箇孩兒到了三歲小姐對母親說欲待領了孩兒到阮家拜見公婆就去看看阮三墳墓夫人對太尉說知俱依允了揀箇好日小姐備禮過門拜見了阮員外夫婦次日到阮三墳

上哭奠了一回又取出銀兩請高行眞僧廣設水陸道場追薦亡夫阮三郎其夜夢見阮三到來說道小姐你曉得夙因麼前世你是箇楊州名妓我是金陵人到彼訪親與你相處情厚許定一年之後再來必然娶你爲妻及至歸家懼怕父親不敢稟知別成姻眷害你終朝懸望鬱鬱而死因是夙緣未斷今生乍會之時兩情牽戀閒雲菴相會是你來索冤債我登時身死償了你前生之命多感你誠心追薦今已得往好處托生你前世抱志節而亡今世合享榮華所生孩兒他日必大貴須你好好撫養教訓從今你休

懷憶念玉蘭小姐夢中一把扯住阮三正要問他托生何處被阮三用手一推驚醒將來嗟歎不已方知生死恩情都是前緣夙債從此小姐放下情懷一心看覷孩兒光陰似箭不覺長成六歲生得清奇與阮三一般標致又且資性聰明陳太尉愛惜眞如掌上之珠用自已姓取名陳宗阮請箇先生教他讀書到一十六歲果然學富五車書通二酉十九歲上連科及第中了頭甲狀元奉旨歸娶陳阮二家爭先迎接回家賓朋滿堂輪流做慶賀筵席當初陳家生子時街坊上曉得些風聲來歷的免不得點點搠搠背後

譏誚到陳宗阮一舉成名，翻誇樊玉隣小姐貞節賢慧，教子成名，許多好處。世情以成敗論人，大率如此。後來陳宗阮做到吏部尚書，留守官，將他母親十九歲上守寡，一生不嫁，教子成名等事，表奏朝廷，啟建賢節牌坊。正所謂：貧家百事百難做，富家差得鬼推磨。雖然如此，也虧陳小姐後來守志，一牀錦被遮蓋了。至今河南府傳作佳話。有詩為證。詩曰：

兒演巷中擔病害　閙雲巷裏償冤債
周全末路仗貞娘　一牀錦被相遮蓋